

迁洛元魏皇族 与士族社会文化史论

The review of royal family
who migrating to Luoyang and socioculture
of literati in Northern Wei Dynasty

王永平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迁洛元魏皇族 与士族社会文化史论

The review of royal family
who migrating to Luoyang and socioculture
of literati in Northern Wei Dynasty

王永平◎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迁洛元魏皇族与士族社会文化史论/王永平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7. 7

ISBN 978 - 7 - 5203 - 0773 - 4

I. ①迁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皇室—社会生活—文化史—研究—中国—北魏 ②知识份子—社会生活—文化史—研究—中国—北魏 IV. ①K239. 210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81432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宋燕鹏

责任校对 闫萃

责任印制 李寡寡

出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
邮 编 100720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31.25

插 页 2

字 数 535 千字

定 价 12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 - 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上编 迁洛北魏皇族之雅化与腐化

第一章 北魏孝文帝之文化修养及其表现与影响	3
一 “雅好读书，手不释卷”：孝文帝平生刻苦求学	4
二 “才藻富赡，好为文章”：孝文帝之文学修养及其表现与影响	7
三 “钦明稽古，笃好坟典”：孝文帝经史之学术修养及其表现与影响	14
第二章 北魏孝文帝任用南士及其对南朝文化之汲引	25
一 北魏孝文帝对南士之提携与任用	26
二 北魏孝文帝之文化旨趣及其对南朝文化的汲取	31
第三章 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	41
一 魏孝文帝之兴建佛寺、招集高僧与整饬僧纲	41
二 魏孝文帝之倡导佛教义学及其影响	53
第四章 北魏孝文帝之南征战略及其相关争议	64
一 冯太后主政时期南征战略的基本确立及其争议	65
二 孝文帝的统一愿望、战略规划及其实施	67
三 针对孝文帝南进战略之争议及孝文帝急切征服南朝之原因	74

第五章 北魏孝文帝太子拓跋恂之死及其原因	83
一 太子拓跋恂之被废黜及其反汉化立场之表现	84
二 孝文帝对太子拓跋恂的教育及其失败	85
三 代北保守势力企图利用太子拓跋恂以抵制汉化	88
四 太子拓跋恂之死与汉族士人的态度	92
五 太子拓跋恂之废与孝文帝后宫之争	94
第六章 迁洛元魏皇族群体之文雅化	
——以学术文化水平提升为中心	102
一 迁洛元魏统治者对皇族子弟的训诫与教育	103
二 迁洛元魏皇族人物汉文化修养的普遍提升及其表现	111
附：墓志所见迁洛元魏皇族子弟之早慧及其文雅化	127
第七章 迁洛元魏宗室诸王之“妙简行佐”及其影响	
——从一个侧面看迁洛元魏皇族群体之文雅化及其原因	148
一 “盛简门彦”：迁洛诸王选聘藩府僚佐之门第背景	148
二 “妙简才贤”：迁洛鲜卑诸王选取藩府佐吏之才学标准	157
三 迁洛北魏诸王藩府僚属之政治与文化影响	160
第八章 南奔萧梁之元魏皇族人物及其活动与影响	171
一 入梁之元魏皇族人物考	172
二 “位重任隆，击钟鼎食”：入梁元魏皇族人物所受之优遇	180
三 “数为将领，窥觎边服”：梁武帝扶持元魏皇族降人 以经略北方	187
四 侯景之乱中对入梁元魏皇族人物的利用	198
五 “出南入北，转复高迈”：入梁元魏皇族人物与南朝 风尚之北传	201
第九章 北魏后期迁洛鲜卑上层之奢侈化及其原因与危害	204
一 宣武帝、孝明帝时期迁洛鲜卑上层生活奢侈化之主要表现	204
二 迁洛鲜卑王公集团奢侈化风气盛行之原因及其危害	218

第十章 北朝后期元魏皇族群体之遭遇 232

一 北齐对待元魏皇族后代之酷政及其悲惨遭遇 232

二 西魏、北周及隋对待元魏宗室之政策及其境遇 243

中编 北魏士族社会文化风尚之变迁

——以北魏后期士风雅化为中心

第十一章 从“刚明清肃”到“雅好清言”

——十六国北朝北海王氏门风之演变 263

一 从“庸劣孤生”到“好门户”: 十六国北朝北海王氏的“士族化” 263

二 “明法峻刑”与崇尚事功: 王猛之为政作风及其进取门风的承传 268

三 “儒缓不断”与“雅好清言”: 北朝时期北海王氏门风之雅化及其表现 272

第十二章 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 285

一 引言: 十六国北朝汉族代表人物对东晋南朝的文化认同及其心态 285

二 崔浩劝阻北魏统治者对南朝的军事攻击计划 289

三 崔浩与流亡北魏之南朝人物之交往及其对江左文化之汲引 297

第十三章 “学宗文府”: 北朝后期河间邢氏之家族文化风尚 303

一 引言: 河间邢氏之渊源及魏晋之际其家族门第的奠定 303

二 北朝河间邢氏代表人物之儒学修养及其对仕宦、门风之影响 305

三 北朝后期河间邢氏代表人物的文学才能及其名士风采 314

第十四章 北朝时期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 324

一 北魏之玄学及其相关文化风尚 325

二 东魏—北齐之际的玄学与玄风	335
三 西魏—北周时期之玄学风尚	341
附：十六国时期玄学清谈及其相关文化风尚	346

第十五章 北魏后期与东魏、北齐之际上层社会之交游与雅聚

——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玄化与南风北渐	361
一 引言	361
二 北魏后期与东魏、北齐时期上层人士的交际与雅集	364
三 北魏末及东魏、北齐之际上层社会雅集风气流行的原因与影响	381

第十六章 北朝士族社会之“女教”与“母教”

——从一个侧面看士族社会之文化传承	391
一 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之女子教育	392
二 北朝士族社会之“母教”	399

下编 墓志所见北朝士族社会之妇女风尚

第十七章 墓志所见中古士族社会女性之治家及其“母教”与“女教”

——以北朝士族女性相关墓志为中心的考察	413
一 “委政中匱，不失其职”：墓志所载士族主妇治家之典型事例	413
二 “慈抚训导，咸得成立”：墓志所载士族社会女性之“母教”	421
三 “家传旧风之美，素受母师之训”：墓志所见士族社会之“女教”	430

第十八章 墓志所见北朝士族妇女与佛教信仰

一 墓志所见北朝士族“女教”之佛学启蒙及其佛教信仰	439
二 墓志所见士族社会孀居女性之佛教信仰	447

第十九章 墓志所见士族女性操持元魏宗室之“家政”与“家教”

—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后期鲜汉上层社会之文化交融 459

一 “中馈是宜，内政有序”：士族女性主持元魏宗室之家政内务 459

二 “训诲诸子，成兹问望”：汉族士族女性对元魏宗室子女

之母教 466

附录 社会史视角观照下中古佛教史研究的一部创新力作

——读尚永琪《3—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

群体研究》有感 481

一 “佛教社会史”研究构想的明确提出及其学术史意义 481

二 在“佛教社会史”理念指导下，其研究范围及其内容的

拓展与深化 486

后记 491

上 编

迁洛北魏皇族之雅化与腐化

第一章 北魏孝文帝之文化修养及其表现与影响

北魏孝文帝元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统治者，他所推行的汉化政策，不仅对当时鲜卑族的汉化和胡汉民族融合影响甚巨，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也具有深远的影响，因而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。不过，检讨相关学术史，可见尽管有关北魏孝文帝的研究颇为全面和深入，但对于其学术文化修养及其表现则相对重视不够，孝文帝之所以毕生致力于汉化改革，原因固然很多，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其自身的汉文化修养。因此，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就孝文帝的学术文化修养问题进行专题考察。其实，对于孝文帝的文化修养及其影响，清人赵翼早已表示惊异，他在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一四“魏孝文帝文学”条中说：“古今帝王以才学著者，曹魏父子、萧梁父子为最，然皆生自中土，绩学少年。惟魏孝文帝，生本北俗，五岁即登帝位，此岂有师儒之训，执经请业，如经生家所为，乃其聪睿夙成，有不可以常理论者。”他根据史传中所载孝文帝的种种文化活动，指出：“可见帝深于文学，才藻天成，有不能自讳者，虽亦才人习气，然聪睿固不可及已。其急于迁洛，欲变国俗，而习华风，盖发于性灵而不自止也。”赵翼又在同书同卷“魏孝文迁洛”条中指出：“盖（孝文）帝优于文学，恶本俗之陋，欲以华风变之，故不惮为此举也。”他将孝文帝的文化修养与趣味作为其迁都洛阳的一个潜在的动因，这是很深刻的。

关于北魏孝文帝的学术文化修养，《魏书》卷七（下）《高祖纪下》有一段概括性叙述：

（孝文帝）雅好读书，手不释卷。《五经》之义，览之便讲，学不师受，探其精奥。史传百家，无不该涉。善谈《庄》《老》，尤精释义。才藻富赡，好为文章，诗赋铭颂，任兴而作。有大文笔，马上口授，及其成也，不改一字。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，皆帝之文也。自余文章，百有余篇。爱奇好士，情如饥渴。待纳朝贤，随才轻重，常寄以布素之意。

悠然玄迈，不以世务婴心。

由此可见，北魏孝文帝具有良好的汉文化修养，既善于属文辞章，又精于儒、玄和“史传百家”，这不仅在历代帝王中可谓罕见，即便比之一般士大夫学者，也确属难得。因此，《魏书》本纪“史臣曰”中有言：“若乃钦明稽古，协御天人，帝王制作，朝野轨度，斟酌用舍，焕乎其有文章，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。”作为一个异族统治者，具有如此学术文化水平，确实令人惊异。

一 “雅好读书，手不释卷”： 孝文帝平生刻苦求学

孝文帝年仅五岁便已登帝位，如此博学，其学养从何而来？旧史称其“学不师受”，这是赞誉孝文帝的聪睿，上引赵翼也以为其无“师儒之训”，“其聪睿夙成，有不可以常理论者”。当然，作为一个年幼即登帝位的少数民族统治者，他的学习与文化积累当然不能与汉族儒学世家相比，但他一定是接受过师长的训导，并通过长期的刻苦自学积累起来的，绝无可能无师自通或“生而知之”。众所周知，北魏统治者鲜卑拓跋氏尽管文化修养普遍不高，但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，日渐重视汉族文化，与汉族士大夫的交往也日益密切，并收集图书，设置学校，在其上层子弟中推行教育，特别在皇子教育方面，已形成相关制度。^① 及至北魏中期，一些统治者的学术修养颇深，如孝文帝之父献文帝便如此。孝文帝虽幼年为帝，但长期未能亲政，当时主政者实际上为冯太后，她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，《魏书》卷一三《皇后·文成文明

^①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建国后，已注重对皇子，特别是对皇太子的儒家经学教育。对此，张金龙先生曾有考述，《魏书》卷八四《儒林·梁越传》载其“博综诸经，无所不通”，为礼经博士，“太祖以其谨厚，举动可则，拜上大夫，命授诸皇子经书。太宗即祚，以师傅之恩赐祝阿侯”。他又据《魏书》卷四八《高允传》所载恭宗“东宫博士管恬”，指出“北魏东宫有博士一职，当以授皇太子经书为其职掌”。当然，皇太子的教育主要是由中书学教授、学生承担的，“到高宗文成帝为太子时已制度化”。参见张金龙《北魏政治史研究》，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01页注释。又，翻阅《魏书》，卷三三《谷浑传》载谷浑孙谷洪“少受学中书。世祖以洪机敏有祖风，令人授高宗经。高宗即位，以旧恩为散骑常侍、南部长”。卷四六《李䜣传》载“初，李灵为高宗博士、谘议”，后世祖赏识李䜣，“除中书助教博士，稍见任用，入授高宗经”。

皇后冯氏传》载其“性聪达，自入宫掖，粗学书计”，她很注重对孝文帝的教育，“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，乃作《劝戒歌》三百余章，又作《皇诰》十八篇，文多不载”^①。又载：“太后曾与高祖幸灵泉池，燕群臣及藩国使人、诸方渠帅，各令为其方舞。高祖帅群臣上寿，太后忻然作歌，帝亦和歌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，于是和歌者九十人。”可见冯太后时期宫廷中洋溢着较为浓郁的文化气息，这对孝文帝的成长影响很大。吕思勉先生指出：“高祖之教育，盖全受诸文明太后，与佛狸母虽汉人，教育则全受诸鲜卑者大异，此其所以能去腥膻之乡，践礼教之域，依然独断，大革胡俗欤？”^②何兹全先生在《北魏文明太后》一文中也曾指出：“孝文帝从襁褓之时就由这位皇太后抚养，这位皇太后是汉人，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虽在太皇太后死后，但他的汉化教育都来自这位汉人祖母。”又说：“孝文帝是从小在文明太后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，他的汉化思想教育主要受之于文明太后。”^③据笔者理解，吕思勉、何兹全二位先生所论，主要是就冯太后对孝文帝的汉化意识、政治指导思想等方面深刻影响而言的。对此，李凭先生的论述更为具体，他指出：“文明太后在不再打算废黜孝文帝的皇位以后，就开始重视对他的政治教育了。……文明太后亲自作《劝戒歌》《皇诰》来培养孝文帝，由此可见她对孝文帝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。《劝戒歌》是一种告诫性的诗歌，内容是规范封建君臣关系的说教，这对于将要接替文明太后统治天下的孝文帝当然至关重要。”冯太后还曾将年已 90 岁的儒学名臣高允请到宫中改定《皇诰》，高允又奉冯太后之敕，作《酒训》一篇，献于孝文帝，这实际上也是一篇政训，“以配合文明太后对孝文帝的政治教育”。因此，诚如李凭先生所说：“总之，孝文帝作为拓跋皇帝，却热衷于汉化，这不能不承认文明太后的影响和教育在发生作用。”^④

在学术文化方面，冯太后也重视对孝文帝的启蒙。这主要表现在冯太后继承、发展北魏对皇族子弟的教育制度，使孝文帝自幼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。由《魏书》卷六二《李彪传》载李彪上表称孝文帝“幼蒙鞠诲”云云，《魏书》卷八三（上）《外戚·冯熙传》载冯太后侄冯诞“与高祖同岁，幼侍书学，仍蒙亲待”云云，都可说明这一点。《魏书》卷二一（上）《献文六王

^① 《南齐书》卷五七《魏虏传》载：“冯氏有计略，作《皇诰》十八篇，伪左仆射李思冲称史臣注解。”可见冯太后确实很重视对孝文帝的教育与训导。

^② 吕思勉：《两晋南北朝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，第 510 页。

^③ 何兹全：《读史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 235、240 页。

^④ 李凭：《北魏平城时代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278—279 页。

· 咸阳王禧传》载太和九年咸阳王禧受封，文明太后冯氏令曰：“自非生知，皆由学诲，皇子皇孙，训教不立，温故求新，盖有阙矣。可于闲静之所，别置学馆，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，以匠成之。”可见冯太后极为重视对北魏年幼亲王的教育，为他们“别置学馆，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”。对诸王尚且如此，对孝文帝的教育自当更为严格。当然，必须指出的是，在孝文帝的学术文化教育方面，冯太后主要体现在严格遵循相关制度，加强督促，特别延请一些像高允、李彪、高闾等学识优异的经师、宾友，这方面冯太后本人毕竟限于学识和精力，无法亲自对孝文帝讲经论学，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。正是受到了诸多经师的严格训练，孝文帝打下了扎实的学术文化根底。^①

必须强调指出的是，在同样的环境与条件下，孝文帝的学术文化水平进步明显，而“与高祖同岁，幼侍书学”的冯诞等外戚人物则少有学识，孝文帝其他兄弟也很难望其项背。这除了孝文帝个人天资过人、异常聪睿等因素外，恐怕主要还在于他自幼学习态度端正，且平生坚持刻苦学习。孝文帝早年处于冯太后的监控之下，政治处境艰难，其全身心投入学习，不仅可以回避现实政治，而且可以获得心灵上的慰藉。此后，孝文帝一生对学术文化都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兴趣。《魏书》卷六〇《韩麒麟传附子韩显宗传》载韩显宗上孝文帝书中陈事之四云：“伏惟陛下耳听法音，目玩坟典，口对百辟，心虞万机，晷昃而食，夜分而寝。加以孝思之至，随时而深；文章之业，日成篇卷。虽睿明所用，未足为烦，然非所以啬神养性，颐无疆之祚。庄周有言：形有待而智无涯，以有待之形，役无涯之智，殆矣。此愚臣所不安，伏愿陛下垂拱司契，委下责成，唯冕旒垂纩，而天下治矣。”孝文帝虽军政事务繁忙，然“耳听法音，目玩坟典，口对百辟，心虞万机，晷昃而食，夜分而寝”，“文章之业，日成篇卷”，可谓勤奋之极。

又，《魏书》卷一九（中）《景穆十二王·任城王澄传》载元澄上表世宗，建议重兴学校，其中也涉及孝文帝的自学情况：“臣参训先朝，藉规有日，前言旧规，颇亦闻之。又昔在恒代，亲习皇宗，熟秘序疑，庭无阙日。臣每于侍坐，先帝未常不以《书》《典》在怀，《礼经》为事，周旋之则，不辍于时。自凤举中京，方隆礼教，宗室之范，每蒙委及，四门之选，负荷铨量。自先皇升遐，未遑修述，学宫虚荷四门之名，宗人有阙四时之业，青衿之绪，于兹将废。臣每惟其事，窃所伤怀。”由孝文帝“未常不以《书》

^① 参见前揭张金龙《北魏政治史研究》，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，第100—101页。

《典》在怀，《礼经》为事，周旋之则，不辍于时”，可见其平日勤奋研修儒家经典的情形。

又，《魏书》卷六九《裴延俊传》载：“时世宗专心释典，不事坟籍，延俊上疏谏曰：‘……先帝天纵多能，克文克武，营迁谋伐，手不释卷。良以经史义深，补益处广，虽则劬劳，不可暂辍。斯乃前王之美实，后王之水镜，善足以遵，恶足以诫也。’”

以上称述孝文帝尽管军政事务繁难，但依然“手不释卷”。对此，《魏书》卷五五《刘芳传》载有一则实例：“从驾洛阳，自在路及旋京师，恒侍坐讲读。芳才思深敏，特精经义，博闻强记，兼览《苍》《雅》，尤长音训，辨析无疑。于是礼遇日隆，赏赉丰渥，正除员外散骑常侍。”可见孝文帝在迁洛过程中，还听刘芳讲经论典。这些记载，与孝文帝本纪中所称其“雅好读书，手不释卷”，完全一致，可谓绝佳的注解。

由上文考叙，北魏孝文帝之学识渊博，多才多艺，除了其天资方面的主观因素外，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一是他自幼接受了一定的宫廷文化教育；二是他一贯刻苦学习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令历代史家惊异的博学的帝王。

二 “才藻富赡，好为文章”：孝文帝之文学修养及其表现与影响

孝文帝博学多识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于文学方面。首先，孝文帝本人热衷于写作文章。上引本纪所载“才藻富赡，好为文章，诗赋铭颂，任兴而作。有大文笔，马上口授，及其成也，不改一字。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，皆帝之文也。自余文章，百有余篇”云云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《南齐书》卷五七《魏虏传》也载魏孝文帝“知谈义，解属文”。这有不少实例可以证明。《魏书》卷二一（上）《献文六王·北海王详传》载高祖曾自洛北巡，北海王详与彭城王元勰等随侍，“至高宗射铭之所，高祖停驾，诏诸弟及侍臣，皆试射远近，唯详箭不及高宗箭所十余步。高祖嘉之，拊掌欣笑，遂诏勒铭，亲自为制”。又，《魏书·外戚·冯熙传》载：“（冯熙）柩至洛七里涧，高祖服衰往迎，叩灵悲恸而拜焉。葬日，送临墓所，亲作志铭。”又，《南齐书》卷五七《魏虏传》载魏孝文帝率众南征至寿春，“牛车及驴骆驼载军资妓女，三

十许万人。不攻城，登八公山，赋诗而去”。最为典型的事例当是孝文帝所作《吊比干文》，《魏书》卷五五《刘芳传》载：

高祖迁洛，路由朝歌，见殷比干墓，怆然悼怀，为文以吊之。芳为注解，表上之。诏曰：“览卿注，殊为富博。但文非屈宋，理惭张贾。既有雅致，便可付之集书。”^①

从中不难看出，孝文帝虽然颇为谦虚，以为“文非屈宋，理惭张贾”，但实际上对此文则颇为满意。《吊比干文》一篇两章，采用了骚体赋的体裁，全文共666字，体制颇为宏丽，典雅古奥，其行文格式模仿屈原、宋玉和贾谊的文章，赞赏比干的政治操行，感叹忠臣之不遇，吐露了他的求贤愿望。该文尽管在文学艺术风格上具有明显模仿的痕迹，但在北魏帝王文学中则为鸿篇巨制，确属难能可贵。

对于自己的文章，孝文帝甚为重视，他在世时，便已注意整理其文集，并且不断与文臣学者们进行文学交流。《魏书》卷五九《刘昶传》载太和十八年，刘昶出镇彭城，“及发，高祖亲饯之，命百僚赋诗赠昶，又以其《文集》一部赐昶。高祖因以所制文笔示之，谓昶曰：‘时契胜残，事钟文业，虽则不学，欲罢不能。脱思一见，故以相示。虽无足味，聊复为笑耳。’其重昶如是”。^②孝文帝自称“事钟文业，虽则不学，欲罢不能”，可见他对文学爱好之强烈。又，《魏书》卷五七《崔挺传》载太和十九年，孝文帝驾幸兗州，召见崔挺，“及见，引谕优厚。又问挺治边之略，因及文章。高祖甚悦，谓挺曰：‘别卿已来，倏焉二载，吾所缀文，已成一集，今当给卿副本，时可观之。’”孝文帝编辑自己的文章，并不断以此赠送臣属，固然有显示自己文才的心态，但也不排除征寻他们看法的意图。

其次，孝文帝重视文学批评，常评论朝臣之文才。《魏书·韩麒麟传附子韩显宗传》载：

^① 《魏书》卷七（下）《高祖纪下》载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孝文帝“经比干之墓，伤其忠而获戾，亲为吊文，树碑而刊之”。可见孝文帝《吊比干文》的核心思想是“伤其忠而获戾”，称赞忠臣，激励大臣尽忠于己。

^② 作为刘宋皇族北奔之人物，刘昶虽不以学术文化著称，其言行甚至有些粗鄙，但毕竟略通文辞，《魏书》本传载“昶虽学不渊洽，略览子史，前后表启，皆其自制”，且其来自南朝，孝文帝将文集赠予他，显然有倡导文学的意图。

高祖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：“著作之任，国书是司。卿等之文，朕自委悉，中省之品，卿等所闻。若欲取况古人，班马之徒，固自辽阔。若求之当世，文学之能，卿等应推崔孝伯。”又谓显宗曰：“见卿所撰《燕志》及在齐诗咏，大胜比来之文。然著述之功，我所不见，当更访之监、令。校卿才能，可居中第。”又谓程灵虬曰：“卿比显宗复有差降，可居下上。”显宗对曰：“臣才第短浅，猥闻上天，至乃比于崔光，实为隆渥。然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，臣学微才短，诚不敢仰希古人，然遭圣明之世，睹惟新之礼，染翰勒素，实录时事，亦未惭于后人。昔扬雄著《太玄经》，当时不免覆盜之谈，二百年外，则越诸子。今臣之所撰，虽未足光述帝载，裨晖日月，然万祀之后，仰观祖宗巍巍之功，上睹陛下明明之德，亦何谢钦明于《唐典》，慎徽于《虞书》。”高祖曰：“假使朕无愧于虞舜，卿复何如于尧臣？”显宗曰：“臣闻君不可以独治，故设百官以赞务。陛下齐踪尧舜，公卿宁非二八之俦。”高祖曰：“卿为著作，仅名奉职，未是良史也。”显宗曰：“臣仰遭明时，直笔而无惧，又不受金，安眠美食，此臣优于迁、固也。”高祖哂之。

可见孝文帝对史家文章，颇为推崇司马迁与班固，当时史家则首推崔光，而对韩显宗和程灵虬则分别评为“中第”和“下上”，韩显宗认为孝文帝的文学观念“贵古贱今”，以为自己著史作文，“亦未惭于后人”，孝文帝颇不以为然。孝文帝在这里主要是谈论史家文笔，但在北魏纯文学并不很发达的时代，史传文学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，从中可以看出孝文帝的文学观念。孝文帝评点史臣的文学才能，虽发表并坚持自己的看法，但也允许他们陈述个人的见解，这是很好的文学批评风气。

孝文帝具有良好的文学造诣，对文章的优劣高下具有很高的辨别能力。《魏书》卷六八《高聪传》载“聪涉猎经史，颇有文才”，为高祖知赏。后高聪因事“徙平州为民”，瀛洲刺史王质“获白兔将献，托聪为表。高祖见表，顾谓王肃曰：‘在下那得复有此才，而令朕不知也。’肃曰：‘比高聪北徙，此文或其所制。’高祖悟曰：‘必应然也，何应更有此辈？’”高聪所上表奏，颇具文采，孝文帝感觉非同一般，于是揣度其作者。由此可见孝文帝对文字异常的感知能力，他对朝臣文学水平的评论当然并非凭借帝王的威严，而更多的则依靠其文学感觉，当然具有一定的专业批评方面的见解。

此外，对一些以文才见长的文臣，孝文帝大力表彰。如崔光，字孝伯，